



人·自然·宗教

——中国学者论费尔巴哈

李毓章 陈宇清
选编

 商务印书馆

人·自然·宗教

——中国学者论费尔巴哈

编选者 李毓章 陈宇清

商务印书馆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自然·宗教:中国学者论费尔巴哈/李毓章,陈宇清编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ISBN 7-100-04223-2

I. 人... II. ①李... ②陈... III. 费尔巴哈, L. A. (1804~1872)—哲学思想—研究—文集
IV. B516.3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834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RÉNZIRÁNZÒNGJIÀO

人·自然·宗教

——中国学者论费尔巴哈

编选者 李毓章 陈宇清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223-2/B·614

2005年4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8½

定价: 37.00 元

目 录

李毓章	20 世纪中国的费尔巴哈研究(代序)·····	(1)
朱德生	纪念费尔巴哈诞生二百周年·····	(13)
卢文迪	费尔巴哈之生平著作及思想·····	(27)
张世英	费尔巴哈·····	(39)
汝 信	费尔巴哈——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	(46)
李毓章	论青年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发展——兼论确定费尔巴哈哲学 发展分期的原则·····	(55)
姜丕之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	(87)
杨 适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特点以及它在近代哲学发展中的 地位·····	(104)
陈京璇	评费尔巴哈的人本学·····	(128)
巴发中	论费尔巴哈的“类”和“类本质”的学说·····	(143)
黄东升	费尔巴哈人的本质观·····	(155)
舒永生	论费尔巴哈“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思想及其意义·····	(168)
邓晓芒	费尔巴哈“人的本质”试析·····	(177)
陶富源	论费尔巴哈哲学中的辩证因素·····	(194)
侯 才	费尔巴哈“对象化”概念探析·····	(205)
葛 力	费尔巴哈的认识论思想·····	(211)
胡景钊	评费尔巴哈的实践观·····	(252)
伍思玄	批判费尔巴哈在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	(270)
邢贲思	费尔巴哈论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285)
樊公裁	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哲学意义和政治意义·····	(316)
邢贲思	费尔巴哈的伦理学说述评·····	(337)

陈先达	评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	(355)
葛树先	关于《基督教的本质》在青年恩格斯思想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368)
许俊达	人本学辩证法:通向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桥梁·····	(377)
李澄	评普列汉诺夫关于费尔巴哈哲学的论述·····	(391)
陈艳玲	孙中山与费尔巴哈实践观之比较·····	(402)
附录	·····	(416)
一	费尔巴哈小传·····	(416)
二	《费尔巴哈全集》原著版本介绍·····	(430)
三	费尔巴哈著作及外国学者研究著作(论文)的中译本(文) 索引·····	(435)
四	中国学者研究费尔巴哈的著作、论文索引·····	(437)
编后记	·····	(445)

20 世纪中国的费尔巴哈研究*

(代 序**)

李 毓 章

在 20 世纪刚刚过去不久,2004 年 L. 费尔巴哈诞辰 200 周年(应 200 周年——编者注)即将来临之际,回顾并思考 20 世纪中国学者研究费尔巴哈哲学的状况,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由于材料并不十分完整,本文定有一些不足,请指正。

—

相对于早在 1903 年中国报刊上就有介绍、论述康(汗)德、黑格尔(黑智儿)哲学的文章而言,费尔巴哈(费尔[儿]巴赫、费尔巴黑、佛尔巴哈[黑])的名字出现在中国报刊上则是较晚的事。直到 2002 年 9 月中旬,笔者才查到他的姓氏出现在中国报刊上的较早时间(是否是第一次出现的时间还很难说),那就是 1919 年 7 月 18 日的北京《晨报》。该报的“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日本学者的《马克思唯物史观概要》中译文,把“Feuerbach”译为“霍换尔巴哈”。同年 12 月 1 日的《晨报》有一篇绍虞据日文编译的《马克思年表》,把它译为“黄巴县”并附德文姓氏。可能由于这两个从日文译来的名字与原文发音相距甚远,它们似乎不怎么通行。在 1927 年出版的谢扶雅先生的《宗教哲学》中,“费尔巴哈”还是直接写成“L. Feuerbach”。至于“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等人的论著、文章或译著中是否提到费尔巴哈,还有待查考。随着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列宁的《唯物

*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4 期。

** (代序)——编者加的。

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30)与普列汉诺夫著作中译本的出版,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费尔巴哈的名字、著作中译本开始流行和出版。1934年和1936年分别出版了《未来哲学原理》两个译本,1935年出版了《黑格尔哲学批判》,1937年出版了《宗教本质讲演录》。这一年还出版了约特尔的《费尔巴哈底哲学》中译本。也有一些人在他们的论著中提及费尔巴哈(赫),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批评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艾思奇),或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他的继承关系(李达),或作为自己观点的依据(如陈伯达、叶青)。这期间还发表了卢文迪的《费尔巴哈之生平著作及思想》(1933)和威夷的《黑格尔与费尔巴哈》(1935)两篇文章。后一篇文章说,费尔巴哈“当着黑格尔的哲学在德国戴上了普鲁士的王冠而‘君临’一切的时候,展开了猛烈的反观念论反宗教的斗争,确立了唯物论不可动摇的基石”。^①这显然是根据恩格斯的观点写的。而1936年出版的郎格《唯物论史》中译本,也把费尔巴哈“和唯物论者很接近”的说法传到中国。

如果说30年代还有成果的话,40年代就很难说了。这和当时的时局有关。由于我们对30年代末至40年代前期延安新哲学会(这个学会以翻译、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旨。据陕北公学老同志回忆,他们当年学过《费尔巴哈论》,它是干部阅读书目之一,那时也有解放社的版本)的具体活动知之太少,很难说清他们讲述、研究费尔巴哈哲学的情况。总之,20世纪上半叶国内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研究刚刚起步,还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实质性的研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这后50年西方哲学研究可以以1978年10月在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学术讨论会为界,分为两个时期。50-60年代相继出版了洪谦先生、王太庆先生据德文翻译的费尔巴哈著作的单行本,翻译出版了据俄文本编辑的《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下卷),前苏联学者的《费尔巴哈的哲学》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及波兰学者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伦理学》,也翻译发表了前苏联和前东德学者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哲学的论文,出版了《谈

^① 威夷:《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第382页,《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资料》第9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谈费尔巴哈的哲学》这本很薄的通俗性小册子。据不完全统计,到 1978 年为止,国内学者共发表了 26 篇关于费尔巴哈哲学的文章。50 年代的文章属于普及介绍性的东西。但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前期“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两次大的思想斗争也牵涉到费尔巴哈,人们批判他的消极直观反映论,批判他的抽象人性论、人道主义和“爱的宗教”。当然也有客观公正、严肃地作学术研究的文章。1962 年费尔巴哈逝世 90 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汝信先生的纪念性文章,1963 年《中国青年》第 3-4 期发表了张世英先生讲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文章。^① 但当时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评价是以恩格斯的观点为基调的。“文革”十年是一切学术活动中断的十年。1971 年毛泽东主席提出要读马列,《费尔巴哈论》是必读的一本书。为了辅导读书,一些学者做辅导报告,参与辅导读物的写作,这对人们了解费尔巴哈的哲学是有益的。

1978 年以后,国内费尔巴哈的研究进入了真正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因为随着思想解放,“左”的精神枷锁逐渐被打破了。1978 到 1984 年间陆续出版了《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3 卷),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有两本费尔巴哈的书,“宗教文化丛书”也有他的著作,《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也由商务印书馆再版。80 年代和 90 年代出版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② 和《人:宗教的太阳——费尔巴哈宗教哲学研究》^③ 两本专著^④。

第一本书的作者在 60 年代发表了两篇文章,此书出版后又发表了一些文章,共 7 篇。该书论述了费尔巴哈哲学产生的背景,他的自然观、认识论、人的学说、无神论、伦理学及其历史地位和影响,是国内第一本完整地(美学思想除外)讲费尔巴哈哲学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出:“构成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特征、基本规定,使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自成体系、具有某种独创性的特

^① 此说有误。编者查阅了当年的《中国青年》,没有找到这篇文章。作者也没有找到该文原件。——编者注。

^② 邢贲思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 1981 年出版。

^③ 李毓章的《人:宗教的太阳——费尔巴哈宗教哲学研究》,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于 1995 年出版。

^④ 此说有误,应三本。许俊达先生的《费尔巴哈三步曲》由中国工人出版社于 1993 年出版。——编者注。

点……是它的人本主义。”^① 作者还提出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后者指“费尔巴哈关于人、人的本性、人与自然环境、人与他人的关系等等的学说”。^② 这些论点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很有意义的。作者还对一些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关系的论点做了回应。不过作者关于“同黑格尔宗教哲学相比,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要深刻得多”^③ 的说法,还是需要探讨的。

第二本书的作者共发表了9篇关于费尔巴哈的文章。该书阐明的主题是:在费尔巴哈看来,宗教是人创造的,是人以宗教方式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人是宗教的目的、中心和太阳。然而无论是宗教本身还是宗教信仰者都没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把人当作神(上帝)的工具,把宗教当作人生的基础、社会政治的道德的基础,围绕这个人创造的太阳旋转。该书还特别就宗教改革以来宗教在近代德国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特殊意义,费尔巴哈早期哲学—宗教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关于“实证哲学”及黑格尔哲学的“非基督性”问题,费尔巴哈宗教哲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他只批判宗教而不反对宗教(他是否无神论者),宗教是“颠倒的世界观”,宗教的价值学等问题,作了论述。在宗教异化问题上,作者阐发了费尔巴哈关于异化的前提及异化的四种方式的观点,弥补了人们简单地把他的异化观点说成两种异化的不足。遗憾的是作者没有从反思近代理性局限性的角度,充分阐明费尔巴哈究竟在什么意义上终结了近代启蒙的宗教批判问题,没有阐发它对后人的影响(这由于当时资料不足)等问题。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1979—2000年间,中国大陆刊物发表的有关费尔巴哈的文章共计100篇左右(不包括辞书条目,也不含报纸上发表的东西)。综观这些论文,有两个主要特色。

1. 题材广泛,新见解或新意不断涌现。不仅有所谓本体论、认识论、伦理思想、宗教哲学(无神论)这些以前就研究的问题,而且拓展到辩证法(如自由与必然)、唯心主义历史观与唯物史观萌芽(含历史观的方法论)问题、人的本

① 邢贲思:《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第17页。

② 同上书,第147页。

③ 同上书,第5页。

质、异化(对象化)、美学思想、法学思想、与青年黑格尔派其他成员的关系(如与施特劳斯、鲍威尔及施蒂纳的论争)、与青年马克思的关系,普列汉诺夫对费尔巴哈的研究,以及把他同孙中山先生作比较研究等等新领域。在不少问题上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论点或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论点,如人本学唯物主义与近代唯物主义的区别问题(虽然都是形而上学的),人学辩证法,人本学中人的学说与他的自然学的辩证关系,他把“感性”这一传统的认识概念发展为一个本体论的概念,他的生活是实践的积极意义,认识论中的辩证法因素,人与人(我与你)关系的社会性问题,伦理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关于社会历史进步的观点,法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等等。

2. 理论观点不再完全停留在恩格斯观点的基点上。当然笔者至今还没有看到用现象学、生存论哲学、解释学、分析哲学等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观点或方法(乃至用数理逻辑符号的表达形式)研究费尔巴哈哲学的文章(不是说用上述观点和方法研究费尔巴哈的文章就一定是一好文章,而是说它有益于我们作新的探索)。但上面提到的种种新见解无疑突破了我们原先思维的条条框框。它说明我们的思想视野开阔了,更具有包容或兼收并蓄的心态。这也说明只要刻苦钻研,善于不断地接受新事物新观念,就一定能够有所创新或提出富有新意的见解。

在这 20 多年期间,费尔巴哈哲学有两次在一定范围内成为“热点话题”。一是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关于费尔巴哈哲学是否属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争论,二是 80 年代关于费尔巴哈哲学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前者是芜湖会议小组讨论中提出的。一方“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论述”,基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与演变的不同特点”,认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是唯心主义哲学,反映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要求;而费尔巴哈哲学则是唯物主义哲学,反映这一阶级民主派的要求,因而它不属于德国古典哲学,而“完全是属于另一种形态的哲学”。^① 另一方则提出应当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认为,

^① 段若非 金春峰:《费尔巴哈属于德国古典哲学吗?》第 474-475、478 页,《西方哲学史论讨集》,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把费尔巴哈哲学排斥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外。”^①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主张,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和演变的不同特点,“构成了哲学史发展的基本内容。但是,它既不能作为划分哲学史中不同发展阶段的客观标准,也不能作为划分哲学史中不同哲学形态的主要标准”^②,否则就会给哲学史的研究带来混乱。赞同这种观点的人则进一步认为,这个问题还涉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是否有继承这一重要问题,并以宗教异化问题为切入点,肯定了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继承关系。^③

长期以来,人们不是沿着 F. 梅林的思路^④,而是依据《费尔巴哈论》探讨费尔巴哈哲学对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影响,亦即强调《基督教的本质》第一版的影响。特别是前苏联的一些学者。Г. 巴加图里亚在 1968 年的论著中虽然只认为“费尔巴哈的著作在这种场合(指马克思思想的演变——引者注)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它们使马克思克服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过程变得比较容易了,加速了马克思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转变”;但他又说“从 1841 年起,费尔巴哈的著作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⑤诚然这并非专指《基督教的本质》,但主要是指这一著作。1979 年两篇肯定不是马克思而是费尔巴哈是《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仲裁人》一文作者的论文有了中译文^⑥,80 年代初又先后

① 卞瑜:《费尔巴哈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组成部分》,第 481 页,《西方哲学史讨论集》,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② 同上书,第 489 页。

③ 李毓章:《简论黑格尔的宗教观——兼评费尔巴哈在宗教问题上同黑格尔的关系》,《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④ 梅林在《马克思传》(1919)中指出,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是从《基督教的本质》开始的,是“错误”的,“又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它模糊了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之间的思想联系”。他认为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给马克思的印象很深”(《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69—71 页)。看来,他晚年的这一观点是经过长期思考的。早在 1903—1904 年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 2 版第 1 卷中,他就以无倾向性的语气,转述了恩格斯的观点(“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会过的人才能正确理解到”),而在以下讲述马克思直至 1844 年的生平和活动时,都没有直接提到这本书的影响(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史》I,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127 页及以下页)。

⑤ Г. 巴加图里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第 282 页。沈真:《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⑥ 扎斯:《是马克思而不是费尔巴哈》(1967)、陶贝尔特和舒芬豪艾尔:《是马克思还是费尔巴哈?》(1975),见《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 2 辑,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研究青年马克思思想的著作。^① 新见解新观点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某些论点成为国内学者立论的“参照系”。马克思百年诞辰,1983年前后开始的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也大大推进了学者们对青年马克思的研究,自然也就涉及费尔巴哈与他的关系问题。从那时发表的论著看,大多数学者肯定费尔巴哈哲学对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从马克思思想转变的角度说,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要大”,前者对后者的思想转变“起了纽带和桥梁的作用”,这一“影响开始于1841年”。^② 也有学者认为,“影响”的起始时间是1844年。^③ 也就是说影响的切入点至少有费尔巴哈1843年发表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而不是《基督教的本质》(就是恩格斯本人也是通过《临时纲要》纠正了自己当初对《基督教的本质》的片面认识^④)。^⑤ 但是,也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的,是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真实结果”,费尔巴哈哲学不是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中间环节”,充其量只起了“积极的促进或催化作用,‘中间环节论’是过高的估计了费尔巴哈哲学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⑥

当时这两次争论都没有以前那种乱扣帽子的现象,而是心平气和的学理论争。这是学术氛围较为平和宽容的表现。当然它也有我们长期形成的引经据典的烙印,有治学应严谨的自律问题。尽管一次讨论不可能有定论,但对学术研究的深入进展无疑是有益的。

① 这四本译著是:《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1982)、《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1982)(这是60年代到1980年间前苏联和东欧学者论文的选集)、《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3)、《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1984)。

② 陈先达 靳辉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第116页,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③ 董仲其:《早期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学说态度的演变》,《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3期。

④ 葛树先:《关于〈基督教的本质〉在青年恩格斯思想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德国哲学》第6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⑤ 陶贝尔特和舒芬豪艾尔在《是马克思还是费尔巴哈?》中指出,“可能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42年1月(引者按:应是1842年2月)发表在《德国年鉴》上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评判》一文使马克思在理论上接近费尔巴哈。”见《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2辑,第68页。

⑥ 赖金良:《费尔巴哈哲学不是马克思世纪观转变过程中的“中间环节”》,学术月刊1986年第9期。

这里还要提及中国学者参与国际研究费尔巴哈活动的情况。1989年国际费尔巴哈研究协会(拉丁文缩写为S. S. H. C. C)在德国比勒费尔德成立。中国有几位学者参加了成立大会,有人提供论文并收入文集。这是一件好事。要是这一联系维系下来,那就更好了。

二

回顾百年来特别是后50年中国学者研究费尔巴哈哲学的历程,如下一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或认真思考的。

第一,从主观上说,20世纪的中国学者对费尔巴哈的研究是尽了力的,虽不尽人意,但毕竟有一定的成果。

第二,1949年以来,学术研究多次受到非学术因素的严重干扰,学术问题动辄和政治问题、意识形态的立场问题挂钩或干脆说成就是这两个问题。这既严重地挫伤了研究者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学术本身的健康发展。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西方以往哲学无疑有其历史的局限,要评论、要批判、要对话,但这应是学理上的。然而在50-60年代几次重大的思想批判中费尔巴哈都充当“陪绑”的角色。还有,有个时期为了突出三大实践(实际是突出阶级斗争实践),甚至连列宁对他生活实践思想的高度评价也不愿提及。这里还要提到一件事。1982年初商务印书馆的一位老先生组织一些人写关于费尔巴哈的书,以便1984年费尔巴哈诞辰180周年时纪念他,提纲已拟好了,也有人开始动笔。但不久开始的思想理论领域的清理运动使它夭折,数年后这位先生也离开人世。这是一件憾事!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了。

第三,进一步的研究一定要有创新或新意,不要发表一些无新意或雷同的东西。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也要改进,要有严谨踏实的学风。这当中最重要的是研究的理论原则要融入新东西。这里笔者就这一问题做点阐述。

费尔巴哈哲学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东渐到中国的。解放前,从西方留学回国的老一代学者对他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只是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去解读费尔巴哈哲学。费尔巴哈哲学

在中国的传播,既没有发生过用中国传统哲学解读的情况(相反地费尔巴哈本人在解释自己的观点时却不时地引用我们的《诗经》、《礼记》等古籍的思想),也较少受西方学者观点的影响。这可能也是西方哲学东渐中的少有现象(至少前 80 年是这样)。解放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了我们理解费尔巴哈哲学的处境(视域)的一个必须坚持的传统或“前理解”,是我们理解视域的主要部分,更何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费尔巴哈作了很多直接的论述。然而我们总不能在这个“前理解”上不越雷池一步,而要与时俱进。当然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们常说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以往哲学。而解释学哲学则提出理解文本时的“视域融合”。然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其研究的主体,作为在场的“解释者自己视域”的主体都是同一个,即我们中国人,深受自己母文化影响的中国人。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物构成了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无论是从前者还是从后者解读费尔巴哈,中国文化(传统)构成了我们理解视域的不容否定、不容忽视的因素。自觉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是构建我们理解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作为我们解读对象的费尔巴哈是一位外国哲学家,熟悉西方文化(特别是它的独特之处的东西,如基督教),借鉴、融入西方学者尤其是现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是构建我们理解视域的重要因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视域融合也是流动变易的。只要时刻想到并实践这些,我们对费尔巴哈的研究也就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新成就。

仅谈几个具体想法。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要有科学的态度。要对它作完整准确的理解。比如说马克思曾指出,“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发展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① 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在宗教问题上同黑格尔的继承关系。而列宁的解释却是:“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划时代的’世界历史作用,就在于他坚决同黑格尔的唯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40—141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主义决裂,宣扬了唯物主义。”^① 如果列宁说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那当另作别论。但说马克思是这样认为的,那这个说法就完全与马克思原意相悖。而我们长期僵硬地固守哲学上的两军对立,把后一个论点奉为圭臬,制约了我们的研究。

其次,人本学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核心。在他看来,就人与自然两者的重要性、地位来说,人是第一位的,自然则是第二位的,尽管从时间上说后者是第一位的,前者是第二位的。而注重人论(人、人生、为人之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特色之一,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贵”到“三纲五常”、“遏人欲而存天理”等等人所知晓的话语,无一不讲人事。它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都是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以人的问题为切入点,思考它们有无共通之处因而有无某种互补的可能性,对它们的差异,各自的历史价值及命运等问题作比较研究,如何把中国的人学思想传统融入我们理解费尔巴哈的视域,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再次,如果我们的思维视域开阔一些,那我们研究的范围也会广泛些。比如说,我们在充分肯定德国理性主义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应当充分重视、肯定感性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直接否定集近代理性主义大成的黑格尔哲学的哲学——的历史意义和作用。然而,长期以来,过分崇尚近代启蒙运动用理性批判一切的想法成了我们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以致忽视(对一些哲学家则是彻底否定)德国哲学中施莱尔马赫(情感)、叔本华(意志)、费尔巴哈(感性)、狄尔泰(生命哲学)、哈特曼(无意识哲学)、尼采(强力意志)等人的非理性思想的历史意义和价值。而德国一些学者的视野就比较开阔。早在1917年,奥托在《论神圣》中就指出施莱尔马赫“是第一个最大胆、最坚决的力图克服这种理性主义倾向的人”。^② 洛维特在1928年那篇与恩格斯《费尔巴哈论》^③同名的论文,以及《从黑格尔到尼采》^④(1939)一书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奥托:《论神圣》,第13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K. LÖWITZ. L.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见“L. Feuerbach”(Herausgeben von E. Thies).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6.

④ K. LÖWITZ. Von Hegel zu Nietzsche. Stuttgart W. Kohlhammer Verlag, 1958.

中,都一再强调费尔巴哈“感性”的重大意义与价值。施密特则以《解放了的感性》(1977)为书名,探讨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感性哲学。^①最近笔者复印了1998年出版的两本德文著作,一本名为《放弃与革命——叔本华与费尔巴哈伦理学的比较》^②,另一本是《费尔巴哈和尼采——恢复19世纪德国哲学的感性与肉体的名誉》。^③虽然还没有细读这两本书,但一看书名,就有耳目一新之感。我想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同样能够有所作为,问题是我们的思想需要进一步解放。

第四,既要接触、借鉴、吸收外国学者的成果,更要研究它,要与之对话,决不能只是介绍介绍,充当“翻译”角色。我们这20多年发表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文章,几乎没有涉及到20世纪西方特别是德国学者研究费尔巴哈的极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既没有借鉴也没有对话,可以说是闭门造车。这一不足应该有所改变。

第五,费尔巴哈著作的翻译问题。全集和新译单篇著作暂且不谈,现有的《哲学选集》的一些译文似应修改,特别是一些据俄文翻译的译文,它译错了,中译文也跟着错。《基督教的本质》有漏译。此外,《哲学选集》也许要补充他的重要著作。

第六,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中的伟大变革,但这并不意味着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彻底消失了或终结了,也不意味只有工人阶级继承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德国哲学遗产。作为德国哲学(人类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费尔巴哈哲学已积淀在德国(世界)哲学—文化的丰饶沃土中。它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赫斯、施蒂纳、格律恩、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也影响了弗洛伊德、荣格、布伯、布洛赫、马尔库塞、洛维特、萨特^④等人。甚至在伽达默尔关于我与你的论述中,我们也可能有意无意地联想到他的思想。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也引

① A. SCHMIDT. Emanzipatorische Sinnlichkeit. Mü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1972.

② J. BÖRÖCZ. Resignation oder Revolution. Münster Lit Verlag, 1998.

③ W. WAHL. Feuerbach und Nietzsche. Würzburg Ergon Verlag, 1998.

④ 自弗洛伊德以下的人名是依据里斯的《费尔巴哈——哲学家、无神论者、社会主义者(K. Riess: Feuerbach, Philosoph, Atheist, Sozialist)》(费尔巴哈逝世100周年图片展览说明书,纽伦堡1972)一文列举的。

起 20 世纪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大神学家巴特·汉斯·昆的极大兴趣,一些神学博士的论文也以他的宗教哲学为主题(当然是出于辩护或申辩目的)。原因何在?实际上,费尔巴哈哲学的两个主题——关于人的学说和对宗教及神学的批判,乃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两大根本问题,因而他的哲学始终具有诱人的魅力。人的问题是永恒主题不言自明。至于宗教,它也许会在人类社会某个时候消亡,但这不是我们所能预见的时期内就能实现的事。宗教特别是高级精神宗教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有神与无神的问题也将长期地存在。历史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要人类社会还有黑暗,人们就需要“火流”。^① 展望新世纪费尔巴哈哲学的研究,我们充满信心。

^① 由“Feuer(火)”和“Bach(流)”组成“Feuerbach”,其词意是“火流”,音译是“费尔巴哈”。